中華古籍保護

青陽先生文集卷三

記

含章亭記

坤者天下之至文而世謂坤爲含章者美而含之六三之事非盡坤之道也嘗觀於地山川之流峙至文也風霆之流形至文也鳥獸草木之彙生至文也故夫子贊之以爲光大又以爲化光又以爲文也故夫子贊之以爲光大又以爲化光又以爲美在其中暢於四肢天下之文孰加焉而三獨含章何謂也夫乾尊道也坤卑道也故乾主於五而坤主於二若三四者爻之無位者也乾之西近於尊故曰或躍或可以進也坤之三近乎卑故曰含

章可貞可晦而可用也夫子釋含章可貞以爲以時發者相時而動之意故曰可者僅詞也若四近於尊而括囊矣上儗於尊則龍戰矣是故龍君象也若六五者可謂至尊而非據矣自非中德何以能吉故曰黃裳黃中之色裳下之服夫惟有是中德故不失其體也無棣徐君子謙博古而通今自監察御史郎官署爲諸道肅政廉訪使者政理蔚然俱可謂之文矣惟坤之六二可以當之非六三之事而其名亭謂之含章者人不知其所云也余與君處江夏凡期年知君之爲人冲然賢者也曾子稱顏子以爲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君嘗慕而師之羣居相與不言不知其有蘊也然則君所謂含章者其必以此豈世所謂斷章取義者歟君曰予之言然雖然子論含章先儒所云請求諸通經者而質之

穰縣學記

學校之教聖人所以盡人性者也夫人之性天命也天命者諸生偏予者也其理仁義禮智其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昏喪冠祭朝覲會同射飲軍蒐此性之體然也若夫忠信也而流爲殘賊禮讓也而流爲爭奪文理也而流爲淫慝此性之失而非其本然者也聖人人之隆綦也是故爲

之學校之教師法之化禮義之道所以正人性而
定天命也而世儒之言有曰殘賊爭奪淫慝者性
也必賴聖人為之教然後忠信禮讓文理興而生
人之道立是不知性者之言也今夫鳥之彀也飛
而逐其雌獸之生也走而軼其羣然止於飛走而
已也惟人之性具天命者也是故充其知可以通
晝夜之道而知死生之說推其才可以參天地而
贊化育何也所性而有故也今曰性無善也必聖
人為之教而後善則歐鳥獸以由于學校之教師
法之化禮義之道亦可以為忠信禮讓之理也其
可乎是故栝棬梏棟宇聖人所以盡木之性也引重
致遠聖人所以盡牛之性也學校之教師法之化
禮義之道聖人所以盡人之性也其教已立其
化以行其道以成之後於是忠信立而殘賊息禮
讓著而爭奪寡文理明而淫慝平其動之也神其
漸之也深則夫民之心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可與
為治可與為亂夫豈奪之以惡而與之以善易之
以亂而誘之以治使其民至於如是哉亦盡其性
而已矣有弗若於吾化弗迪於吾道者然後為之
刑政以齊之則刑政者先王所以輔治而未嘗以
為先也是故教成而王政成而霸咸無為而亡其
道有大小而其教有淺深如此自先王之迹息而

天下之治皆苟且由其知治而不知教而其甚者遂至亂亡相尋終莫能勝民之梦梦者皆不考乎此大元之興百有餘年列聖丕承日務興學以為教黨庠塾序徧於中國雖成周之盛將不是過夫穰大縣也自入職方以距于今吏猶未能為民立學蒙古月魯不花君來監縣乃曰學校之教先王為治本也遂出其田祿以為民倡民歡樂之乃買地於州治之西攻其工位肖孔子及顏子以下十四人之像於殿餘七十二子以及諸儒之從祀者悉繪之於兩序後為學舍廩庸以安居其師弟子前闢門道屬於大衢立表而題其上曰穰縣之學

學甫成會天子以學校考吏課君方樂有學校教民也而乃以憂去其同年友成君遵宣家於穰入朝為禮部郎中言君所以待穰之民甚厚而篤於教恩如此故既去而民至今思之而恐後之未知所以教而民未知所以學也為予誦其所聞以告之君操行廉白為政以愛民為本日常惓惓然若已溺之是可謂良有司也況予於君亦同年也故為記之

湘陰州鎮湘樓記

湘水出零陵北至湘陰入洞庭而湘陰諸山谷之水則會於城南為東湖以入湘方春夏時水潦降

而洞庭漲則湘水不能入湖因以淤漫為大浸州為湖南北孔道凡行者之陸出與夫鄉民之有事於州者每涉湖則有風濤之虞否則又為舟人還阻之患宋之時州有鄧氏媼率其田人作大堤絕湖以屬之州為二木橋以醜湖水行者德之謂之鄧婆橋當德祐末橋毀官為復之至大德中旋敝州人黃仲規乃以私財命其子惟敬率衆為石橋南北捷石為崖中累石為高柱布木而石其上為屋九楹覆之以與民為壘易其名曰鎮湘橋歷四十餘年至元初覆木又敝屋且壞惟敬之弟惟賢惟德德發其祭產得錢萬貫以告州人將卒其先之功州人樂為相之又得錢二萬五千貫乃撤覆木施石梁更作大屋中為道左右為市肆橋廣若干尺袤若干尺上可以任大車下可以通千斛舟餘以綵繪遠而望之爛若陰虹之飲湖中行者之遑來與州人之市於此者若由康莊而履堂奥不知其有湖之阻也夫水天下之至險聖人為之舟楫以濟民而舟楫需人之力人之力有限而涉者之無窮也不須人而能濟有無窮之利者惟橋為然夫橋之利大故其費亦大非若一舟楫之可易具非有司與大家之力所不能為黃氏非有大作業大廩藏而為有司大家之事力有不足至父子相

承乃克成此夫亦難能也惟德之子天禧有才藻通經術屢領鄉薦余校藝鄂渚時得其文以置前列其擢第也將亦易然黃氏有子如此必多益於人如是檃類也故爲記之

漢陽府大成樂記

禮樂出於天而備於人畢高以陳者禮也絪縕而化者樂也故禮者天地之大節樂者天地之大和其體極乎天蟠乎地其用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夫人者天地陰陽鬼神之會而禮樂者觀會通以行其道也其君臣上下賓主之有其文升降揖讓綴兆清濁之有其度禮以著節樂以爲和節以別同和以合異是皆天之所畀而非人之所爲也然心天命也欲心生也欲燔而無以治之則心梏亡矣禮樂者先王用之以迪民心而定天命者也是故朝覲會同禮樂以接郊社廟享禮樂以成軍旅賓客禮樂以治用之於天神格用之於人鬼享用之於民而民事治故習俗美而侵侮蕩涤之心無自而生天下之大政豈有出於此者哉洪荒之道邈矣堯舜以還歷夏商周禮樂始備而天下稱爲極治成康之後浸以就弛至春秋而壞爛極矣漢之時禮雖粗具於經而亡散者亦已甚樂之道蕩然雅頌所存特其文而已耳是故其禮失者其俗

汙其樂濫者其教衰天下之至所以不及於三代者禮樂不足之故也皇元之興諸事未遑即定著孔子廟祀之禮既又令天下廟祀用大成樂令雖具而吏亦鮮能應詔制春秋奠薦類以鼓吹行事夫禮樂者以之習民使之飽聞而飫見之然後入人深而成功大孔子廟者鄉大夫屬民敷教之地而民幸有禮可以畧見先王之道而樂又不備由吏之爲政不知本末與所先後也如此漢陽府孔子廟祀舊亦循用俗樂器教授余時獻以其事同寅相與出俸金作雅樂器教授余時獻以其事來請宰臣是之爲遣一介封傳作之平江數月而樂至爲琴瑟笙笛塤篪各二特鍾特磬祝敔鞉鼓各一簫八編鍾磬各十六擇諸生肄習之八月丁丑有事於學宮人穀在上樂奏在下翕如純如疾舒以度禮儀既舉觀者感作而歎曰禮樂之用大矣若夫子監於四代樂乃韶舞其治所先在於鄭聲欽若彝教以迪民性夫禮樂之存有如餼羊爲子明靈永永是享於是州之士相與樂諄君之政而喜民復見先王之樂也感顧刻石對之廟庭余爲之書而使歸刻爲

新脩大寧宮記

華西神川原大寧宮者華人以爲古后土之祠迪

宮故並嶽祠宋真宗幸華山賜今額以華山道士武元亨主之其後元亨以祠隘請於朝改作之於神川之上宮初甚侈大至靖康時兵燬里中人嘗脩復之然庳隘不能如舊觀金正大中乃加增拓下距於今二百有餘年故屋皆壞無能脩葺之者里人張某欲以私力加繕治之未及爲而歿其子某乃追成先志以錢二萬五千貫具材木瓴甓會工藝自門至寢爲屋若干楹凡期月而成左氏曰共工氏之子曰勾龍能平水土爲后土之官故祀以爲后土盧植諸儒從之遂以爲后土勾龍也蔡邕則曰勾龍社神也堯祠之稷之神柱與棄也漢后土祠在國壬地社稷之位在未地爲王肅之說者又曰社與稷皆土神但生育之功異故有二名耳史記武帝初郊雍太史祠官言當祀后土於方澤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天子從之乃東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親望拜之如郊則漢以下地祇有社又有后土后土之說紛紛莫能統一以余考之皆失也鄭司農曰后土社神也盖社以地言后土以神言社之有后土猶郊之有上帝也曰帝曰后皆能宰之稱天子之社神曰后土諸侯而下之社神亦曰后土者猶郊之神曰上帝而五方主氣者亦謂之帝不以嫌也五土之神吐生萬物而

稷者五穀之長也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養是以
先王尊而祀之勾龍有功於水土柱與棄有功於
稼穡故以配食其神曰祀勾龍以爲后土者猶所
謂帝譽而郊稷是也又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嶽
其以血祭則非人鬼且其祀先五嶽則不得爲勾
龍亦明也古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庶人
祭五祀位有貴賤故祀有大小而后土之祀自天
子達於庶人所以生者一也王者爲群姓立社曰
大社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
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而社曰置社大社國
社爲民祈報也王社侯社自爲祈報也大夫以下
無民人莫爲立社又不得自立社故與民族居百
姓之上乃立社以祈報之今國都至於郡縣皆有
社獨置社已耳民春秋雖有社祭然無壇壝主位
牲齊儀章皆不應於禮其事所以生者盡甚莫爲
之禁夫不祀其所得祀非義也祀其所不得祀非
禮也后土者民之所得祀者也今雖不能應於禮
能修而祀之其賢於失禮而犯義者也余之可年
先祿主事虎理翰君家於華義張氏之斯舉也而
屬記於余爲

梯雲庄記

晉地土厚而氣深田凡一歲三藝而三熟少施以糞

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歲可以無旱其地之
上者畝可以食十人民又勤生力業當耕之時虛
里無閒人野封禾墻下封桑庭有隙地即以封菜
茹脉泉無尺寸廢者故其民皆足於衣食無甚貧
乏家皆安於田里無外慕之好閒有豪傑欲出而
仕由他岐皆所以得官爵故其為俗特不尚儒周
行郡邑之間環數百里數百家之聚無有一人儒
衣冠者獨楊黃許氏以儒稱於鄉三時力田一時
為學褒衣博帶出入里巷之間其族數十家化之
皆敦於禮每歲時上塚族人各具酒饌群至墓下
推長者一人主祀以次奠薦既竣長者坐少者以
序羅拜之然後皆坐相與行獻酬之禮子弟有為
小不善者則長者進而諸讓之衆皆進曰長者言
然請改是乃已至於再至於三而終不能改也則
衆相與擯絀之不與同祭祀如是者已三世矣嘗
詢其族人許氏之祖有義南君者攻詞賦有聲於
時其弟恒甫君治經義通周易號松谿先生然皆
隱不仕恒甫之仲子克敬始以教官歷太常奉禮
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而孫寅字可賓與余同登元
統元年進士第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中書掾中
書照磨名聲益顯楊黃之許遂為其鄉著姓郡守
為表其邑中之居曰梯雲坊其後河東僉憲楊君

士傑行郡至是曰楊黃者可賓之所生長其田廬
丘墓皆在如是又命有司易其庄爲今名以風厲
其鄉人使知儒之爲可貴也夫儒之所以爲可貴
以先王之道之所在也是以古者少使居學老使
居塾不如是者不列於王官不可以長民故時不
貴儒而儒貴後世之用人不必盡出於儒者也則
民何由知其可貴而貴之比年朝廷設科以待天
下之士民始稍七知所趨向獨晉俗堅強不輕而
變今賢使者殊其宅里明其貴賤示其好惡其意
豈爲許氏計哉昔常袞爲福建觀察禮貌其士倍
以不變而況上有用儒之君下有風厲之使吾見
晉之人父詔其子兄訓其弟其必相謂曰弗若許
氏不可以同祀弗若可賓不得以爲秀民未耜以
業詩書以語民之彬彬將鄉魯矣然余嘗聞之
民可以身化難以利誘可賓爲人侃侃篤於孝誼
有位於朝行顯貴矣乃以親老棄其官而養人皆
賢之以賢者而化民如草尚之以風也其有不從
者乎故余爲記其表閭之始且以觀其成爲

合淝脩城記

至正十一年寇起淮南自浙西江東西湖南北以
及閩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隳合淝之城又圮
且夷倉卒爲木柵以守柵成賊大至民賴柵以完

其後僉憲馬君至顧而曰以柵完民幸也非所以
固廼白皇孫宣讓王及其憲使高昌公議脩其城
遂發公私錢十萬貫召富人之爲千夫長百夫長
者傭小民相故所圮夷盡築之富人得官發錢無
甚費咸喜助所不足小民方饑得傭錢奔來執事
鼛鼓不設鞭朴不施棒柴荷畚麕至兢作自十三
年二月朔戒事九月畢城四千七百有六尺六門
環爲睥睨設周廬廬具飾器門皆起樓櫓尌盜所
必攻者甓之計用木若干甓四百四十八萬用人
之力七十七萬八千城成而盜不至者今期月矣
余生長合淝知其俗之美與夫所不從亂而可與

守者有三爲其民質直而無二心其倍勤生而無
外慕之好其材強悍而無孱弱可乘之氣當王師
之取江南所至諸郡望風降附獨合淝終始爲其
主守至國亡乃出降天下既定南人爭出仕而少
不達則怨議其上而不可止吾合淝之民布衣育
秀者治詩書朴者服農賈昏喪社飲合坐數百人
無一顯者無慍怒不平之色驅牛乘耒鷄鳴而耕
朝而息日昃而耕莫而息不合耦而終十畝負二
石之米日中趨百里而無德容惟其質直而無二
心故盜不能欺勤生而無外慕之好故利不能誘
強悍而無孱弱可乘之氣故兵不能誅首者木柵

猶足以力戰禦寇而無肯失身於不義者今而得賢使君脩其垣墉救其疾苦撫恤特撫摩以與民守之而民之與君又歌舞愛戴與君守如子弟之於父兄手足之與頭目然自今至於後日是雖無盜有亦不足憂也君前爲庸田會事城姑蘇今憲淮南又城合淝一人之身而二郡之民賴之以有無窮之固儒者之利不其博哉君名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温國人由進士第歷官應奉翰林文字樞密都事中書檢校庫田會事爲今官與余前後爲史氏誠又余之所志而未成者也義爲紀之其敦事與凡供役之人則載之碑陰

大節堂記

皇帝御天下之十五年念君德之不宣民生之未遂乃詔丞相更守令之法著考課之令歷柬朝臣以爲郡縣親御便殿賜之酒而喻遣之於是天下之吏人人奮厲以治所謂六事者以成功名稱上意宗正郎中韓君建之守安慶也獨鮮所有事其政清淨而已在官三年頴六之盜起所在奇衆之民群起從之殺守令據城邑時天下乂平民生長不識兵革而郡縣無城廓無兵備卒然有變吏往往盜未至先去而城陷有不去者盜去而民不與之守城亦陷明年十一月盜入宿松破太湖潛山吏

多徙家江中為去計君獨無所徙而治城隍計軍實以示民必守不去越明年春盜入桐城以桐人來攻城君縱民出擊之盜敗去自二月至於九月盜之來攻者十有一大小百餘戰皆敗之盜大忿乃悉衆而東舳艫數百里鉦鼓之聲動天地王師敗續小孤山十月癸卯盜逐北至城下城南郛久隳為民居而聯群艦為城盜縱火舟燒聯艦艦潰火入南門燒民居諸守將亦潰民恐甚走來眡君君方部署寮吏為戰守如恒日民乃無恐且戰且撲火甲辰盜傳西郛戰却之明日傳東郛又戰却之相火所經撤民屋材夜柵之旦具甲寅盜力攻無所得利諸潰者聞城完且相率來援盜望見之乃夜引去余來戍郡道聞城陷矣比至乃完問故父老皆曰韓君完我君時亦去則民無與為守民無與為守則城之完不完盖未可知矣方朝廷更化時吏皆黼藻其政以角一日之能君若無能然者及臨大變其所能者乃若人之所未易能君誠不可以小知也予觀於今南方之國不頻於盜非其所力攻有能守者矣而頻於盜者為難頻於盜徼幸於一勝有能守者矣而屢勝者為難民屢勝矣至於敗且危於是不去而上効死以保其下下効死以衛其上卒能因敗為功以危為安如君之

為者蓋千百之十一此人之所難能也曾子所謂
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其人歟郡所治屬縣六西
至於懷寧又西至於潛山又西至於太湖武夫義
民列柴相望百戰抗盜賴君以為根本而無叛意
東至於池又東至於姑孰數郡之民賴君以為藩
屏而無死傷之禍君之所完不既大矣哉余抵郡
十日盜復大至與君率衆殲之盜不至者今再朞
矣十四年春三月朝廷錄十月功特加君中奉大
夫秩從二品幙官以下各升秩有差余因名其廳
事曰大節之堂所以揚君之懿於無窮也雖然治
之亂猶旦之有夜也後之人坐其堂而思其人思

其人而懼其時有不協於其行不完於其民者獨
不歉然於君者乎余之名堂又所以觀於無窮也
時與君守者達魯花赤西夏阿爾長普照磨楊恒
錄事司達魯花赤莫倫赤錄事黃圖倫台錄判欒
理桀錫權懷寧縣達魯花赤禹蘇福安慶萬戶府
經歷郝瑞千戶李思禮邵永堅王國英許元琰賈
伯英也先帖木兒立巹咬住洪保張彬路忠金嗣
元葛延齡百戶盧顯宗邵文質韋與權齊世英
宗達周文謝茂陳士達楊買兒朱傑李玉祝茂夏
興侯興祖呂重祿朱臣孫朱惠龍彈壓嚴繼祖伍
子雲張宏晁關保揚州弩軍翼千戶賈禧百戶王

孫兒別列怯不華沿海翼百戶毛偉牽連書之使
與有聞於不朽君字公懋遼西人

憲使董公均役記 浙江東海右道廉訪使

古者井天下之田以授民民百畝易者倍之再易
者再倍之其養均也則九壤程九貢市廛二十而
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十二其
取之又均也小任以力則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
五人下地家二人大任以兵則比為五閭為兩族
為卒鄙為旅州為師鄉為軍其役之又均也之二
者王政之大端也大端具而又為之刑政以防民
情為之學校以道民性為之公卿大夫士以登民
材其制詳故不亂其本深故不拔是以商周之世
皆七八百年而後衰也自經界廢於是田不在公
而養不均矣養不均則土會民數皆不可知而賦
與役不均矣養與賦與役之不均雖周公為政不
可以言治也浙東古千越之地也其地之微無甚
貧甚富之家山谷之間有一畝居十畝之田者祖
孫相保至累世不失又其土瘠故其小人勤身而
餙力其君子尚樸儉而敦詩書非若吳人之兼并
武斷大家收穀歲至數百萬斛而小民皆無蓋藏
此固易治之地有賢師帥為之制而道利之其亦
可以庶幾矣乎然余嘗行郡以觀民風其庶人之

役於官者往往閭左之民也而富人則有田而不役甚者或不以征歲終保正稱貸而輸之至破產者無筭此其田雖近於均而役則不均也至正十年秋藁城董公來長越憲省民所疾苦乃曰井田者吾雖不得而行而役不可不均於是擇其部吏之精強者委之以事以衢州路經歷王仲謙西安縣主簿張拜住治金華青田縣尹葉伯顏治武義永嘉縣丞林彬祖治永康而蘭溪州達魯花赤怯烈夫義烏縣達魯花赤亦憐真浦江縣達魯花赤廉阿李八哈東陽縣丞蔣受益自治其邑義烏縣則復以衢州路錄事范公琇為之輔而總管陳伯顏不華總領之先期一月令民及浮圖道士各以田自占其或蔽匿及占不以實者沒其田令既浹乃保以一正屬民履畝而書之具其田形疆畎主名甲乙比次以上官官按故牘而加詳覈之曰魚鱗冊以會田別為右契予民使藏之曰烏由以主業其征之所會曰鼠尾冊以詔役弓兵隸卒鋪兵為至勞坊里正主首次之館夫步夫又次之凡民田多者役其勞少者役其逸又其少而不足役者則出錢以助奇田不助者則以待夫不虞之役其一人而有數保之田者各役之即賣其田則買者承其役凡一州六縣之田二萬六千四百二十四

頃四十九畝役者一萬二千六百六十八名故役
而今復者四千三百名所未役而今役者三千四
百六十名役而不復者休而始役之冊成一留縣
一藏府一上憲司於是野無倖民公無逸征強弱
有倫賦役有經上下和洽歲以有年蓋公之遇人
有禮故吏盡其力其使民有義故貧者戴其德而
樂其復富者服其公而忘其勞以故為是大制政
不肅而成民不擾而治也傳曰天地養萬物聖人
養賢以及萬民公之是舉兼禮與義則誠賢者矣
繼今之人毋督公政或推其所未及則越之民樂
樂利利其福豈可既哉故於終事也其下咸願刻
石以示不朽以屬嘗陪其末議而知其梗槩遂來
屬筆焉至正辛卯十二月記

青陽先生文集卷四

碑銘

慈利州天門書院碑

皇上稽古明道飭躬建極孜孜於治者十有四年慨然念生民之未遂徽化之未洽遂詔大臣嚴守令之選更考績之法使之務農桑興學校以其殷寘而進退之維時貴侯阿思蘭海牙來監慈利乃均賦疏訟剔除奸強期月之間民志丕應州有廟學既敝且壞侯與同知州事楊君雄備判官李君伯顏焦君克忠勸其邑人萬文綬悉脩完之天門書院者國初時州民田公著作之山中傍隣猿峒

職教罕至椽棟摧腐神用弗寧租入單寡士無以
養名存實廢靡所為教於是山長張德明以請於
侯侯孟大懿不任以隳教木民有田懷德詣侯言
曰昔吾父榮孫嘗為州作三皇廟鄉邦稱之今仁
侯幸道宣德意惠教遐壤顧輸財力遷而大之乃
度地於澧水之陽天門之麓揆日程事百工並作
期月而學成宮廟閑敞堦序整峻講肄厝爨具治
弗遺稱其所謂諸侯類宮者民士懷道鼓篋而至
敬業樂群惟侯之教侯復為之據經引史開析疑
義訢訢顧顧有如鄒魯邑人楊侯舟張侯兌皆以
髦俊登名天府有政有文侯又尊而禮之以表民

厲俗其於教思亦云勤矣然不自以為功使使來
鄂頗有紀述曰俾吾民游獲聞道德仁義之言君之
賜也昔我祖宗已篤於教武宗仁宗益大用勸至
於皇上同符往哲法宮之中萬幾之暇惟先王簡
冊以起興俱以古之治德禮是首乃著吏課俾民
興學荒遐所任非賢不使故爾民得賢侯以治以
教俾爾游乎詩書之淵而息乎禮義之圃其小人
服禮以事其上其君子力學以待用則上之德與
民之幸其眡於古豈不侈且大哉宜有銘詩以昭
化志功章於無窮前侯野仙海牙君之昆季世系
勳閥具見州學之碑銘曰帝篤保惠惟守惟比詢

於台衡命以六事貫侯振振慈科是監去其螟蟊使民耕蠶既綱既紀於學有事民誰子來惟此田氏惟此田氏訾長厥里相侯有作丕應厥志厥初玄聖越處在阿樂是侯興式遷於嘉嵩梁有佳井絡所委凌黔轢溆爲望於澧山有松栢是斲是削是髹是艭爲棟爲桷陟其在筵龍章朱延臨爾炳然降觀於宇秩秩有序作配在下笙磬柷敔牲齊維旅侯入即事其儀伊詡坎坎擊鼓有士如雨侯陳其書以教以語以酬以酢以論以報執爵與醬以事老父理融於中和暢於膚有禎弗即亦來在隅有簡有秩惟帝訓勑惠於天常於帝之極昔弗課吏祗事以文今著孔嚴民章聿興楚公之孫兄弟先後克廣帝心道民於厚天門之嗟新廟有儀侈茲侯功俾民遂歌

安慶城隍顯忠靈祐王碑

城隍祠古不經見自唐以來始稍稍見之今自天子都邑下逮郡縣至於山夷海嶠荒墟左里之內無不有祠然以余觀之民之事神與夫神之著靈於民鮮有聞如舒者也舒故楚壤也其俗巫鬼今乃他無所祠祀獨於城隍出必祈反必報水旱疾疫必禱一歲之中奉膋蕭膏鐙旛幢於庭者無虛日五月之望里俗相傳以神生之日也民無貧富

男女旄倪空巷閭出樂神吹簫伐鼓張百戲遊像
輿於國中如是者盡三日而後止其祠眡他郡為
特盛至正中頴六之盜起江淮以南郡縣陷沒者
十七八及盜之平所在為墟舒特與盜竟大小格
鬬前後百餘民率咨神而後行卜朝以戰則朝而
捷卜夕以戰則夕而捷群盜未嘗一日得志而去
者故其城廓廬屋眡他郡為特完民不忘神德相
率出泉以新其廟又請於朝乞崇其號以大報之
中書下其事太常博士議升神於王號顯忠靈佑
十四年夏四月報下帥守及民以少牢祀神於前
殿而揚言於衆曰夫舒大嶽之裔也非南方諸國

之所能擬其神之著靈固宜且吾舒人親上死長
既義而忠神之降休亦其宜也乃為銘詩刻之廟
門以薦道神休民德於無窮其辭曰
巖巖大嶽時維皖潛臨此大邦為望於南神宮於
鑠追房綺閣玉几在中袞衣朱舄其靈有皇其毅
有那使人齋明奔走是宜彼惛不臧盜兵以狂逢
屯於疆其旆央央我民秉義弗隨禦之殷輪鼓之
果創斧之其衷伊奭赫若皎日神之正直宜福之
錫天人之縡具曰旭卉明者眎之端若觀火天因
者人人成者天相彼草木其固可言此有榮木蕃
彼雨露彼有顛由自無承者凡今亂邦孰無神依

民失厥道胡能有右桓桓舒人為君為國先民有言自求多福其充厥行孝父長兄弗祈於神丕乃降祥而自不義不率不迪來瞻於宮神吐不食古師之克執律以報今我小康敢忘厥佑嚴嚴奉常秩號有光牲幣版章升真于王禮行既具樂奏既卒工祝致告徂賴無極其自於今無害有年民樂斷斷烝衎於神

化城寺碑

小河出霍東流至六北轉南折以入於滅河曲有洲二參互衍迤帶之以清流被之以嘉木齊頭諸峯離列其前森蔚峭麗如屏如戟可指而數禪師洪聰泰定初自邢開元寺游淮過而樂之州民闞民為買其地乃築室前洲居焉學佛者聞其行多往從之室隘不能容六人乃委貨利輸材木築廣其居久而從之者益衆而人之為築者益大前有門中有壁左右有序為穹屋壁後以庋佛為堂序西以棲僧鍾魚鈴磬凡浮圖之器皆具隄其傍聯絡二洲滙水其中以溉田為圃以蔬為場以尌襍植梨栗棗柿窠竹之屬數千本春土膏貸則率其從及優婆塞負耒出耕而躬為耨衆亦勤田力作力齊而糞多凡食百餘人而稻麥麻菽果茹不取於人而常裕務閒即合其衆講其師之說因號其

寺為化城皇孫宣讓王雅敬佛乘與為外護六人之事佛者亦無不禮焉余聞聰嘗歷事江南名僧其才幹敏其行敦樸而勤苦其言辯博善於誘人平生未嘗蓄一錢有所得悉以俾其子弟使治其居故人慕而愛之而就此易也然余聞之古農工商士皆用世之人也浮圖後出其道以出世為說而須世以生故言道者病為聰學出世之道而不須於世故君子恥之禪師松江人姓陸氏初事法忍海翁師後受具於開元明公銘曰洋洋清川藹藹蘭渚名標化城斯實寶所芝陋藤井丹檻瓊戶翠嶺承牕瑤溪環宇宝對朝蔭水華脫妍未瞻靈鷲已肅祇園朱鳥殷宵倉庚司序夫須以耕閑閑於野陽烏歛曜清鍾戒夕詵詵學徒栖禪于室練心淨域結軌玄涂渡河析獸袖衣啓珠內無佚已外弗求物以學以耕其誰之疾王侯歸依四性效績斵辭貞珉永告無斁

濟美堂銘

觀夫封建之命攸貴象賢考室之詩粤蘄朱芾盖人以人而競家以材而興情之所願孰大於此濟美堂者丞相賀公所居之正寢也自公之先奕世載德忠貞以茂功而基業惠愍以厚澤而亢宗名冠庶僚勳配名族故能保其富貴世守茲堂蕭何

之弟不為勢家所奪晏嬰之廬當守先人之舊念
茲多懼思貽無窮故取文子之言以為扁表所以
昭先烈示後昆庶幾持盈之戒不忘於侑坐良相
之業可續於簀簀某忝登公之堂知公所以命名
之意謹為銘曰皇慶有極析木之津孰為林匹作
我世臣烈烈賀氏祖孫承德肅肅崇構冀茲王國
厥茲有室爰考斯堂儉不至固質乃逾章前檐翠
觀後麗玄武榮並棲鴛制惟旋馬疏承但嶺闕鏡
瑶泉濟濟文井巖巖塵筵惟公先王克濟厥美其
美維何黃中通理忠貞庶法相我世皇啓茲陪輔
為時扆梁惠愍肯構對立有茂惠農商工澤深仁
厚雨公之懿後先相望故居不斥疏爵彌光禮賢
於館麗族於室廟寧孔貞庶具鍾食出有旌棨入
有圖書龍光載錫戚里通車　　德及累世
至於今公奮庸於位開誠布公登選俊良契彼宇
寰隮於平康天子是君民命是賴敦功盤石垂裔
河帶小心寅畏念茲厥初欲其曾玄眡此渠渠百
尺之木其本必倍混混源泉其流無既惟忠惟孝
為本為源勉師元凱相我皇軒

青陽縣尹秦君功銘并序

紅軍起贛六縱掠江淮之南南方之地雄都鉅鎮
諸侯王之所封藩臣臬司之所治高城深隍長戟

強弩之所守環輙碎之鮮有固其國者青陽小邑也非有山溪之險兵甲之利貔貅熊虎之衆以為之固也昔者行戍過之其邑屋無所燬敗其民安生樂事無桴鼓之驚其館人具酒肉芻粟迎勞使者無喪亂窮苦之態如治平時問其所以全則皆其尹袁君之功也君初遊太學舉茂才五轉而尹茲邑為人端敏精強重知人情里俗與其所疾苦而其心一以愛人為主本民有鬬訟從容召逮不數言折之庭中未嘗有留獄也邑有積患吏之所不為理者悉薅櫛治一切與之道利之冗吏悍卒不敢入縣門以干其公大家武人不敢肆虐其鄉與其過人其治既已張矣乃以其暇日作伏羲神農黃帝祠祀之俾民知所本始吉月望日衣深衣角巾拜謁孔子廟退坐講席橫絰析義進民觀聽其左以習知立身行己之大端於是上下相率惟君言之為聽張弛禁止無抑其教者其治如此故民德之而無畔心及盜入番君即委家野處令民為保伍自守其地而身往來督眡之相民之良者收其豪以為己用其無良而起應者誅磔無遺有盜至率民逆戰如武夫健將然其勇如此故民恃之而有競心卒能外捍憑陵內固根本至於今日休也余出入亂中以觀南方之民或盜至而亂或

未至而迎降撞搪譎恠有如鬼蜮豈獨異於人哉由吏政不足以得民心勇不足以振民氣民興而善者亦莫之能守也使夫天下之吏皆得如君者用之則亦何至如今者之事哉不幸有之則亦易治不至若是極也今亂而甫定也湖湘之間千里為墟驛馳十餘日荊棘沒人漫不見行踪青陽之民於是益以君為有德於我也乎居稱謂皆曰我君而不忍名字君邑之故老與其學士願銘貞石薦君功德垂於無窮而使儒生程孔昭請辭於余余故史氏也於志義無所讓乃為之銘君名俊字孟敏富州人也辭曰

元受天命并臣萬邦如山如澤或生蛇龍馮淮逾江殘吳齒楚信嘯厚兇邑無完者徂茲青陽番人所毗君治有政民亂無階亂民來既俾民為伍君先以勇衆繕厥武民以為城治以為兵大邦攸畏小邦攸愾相彼亂邦裒骨如麻爾父爾子耕稼嘯歌亂之所定棘生有闢爾室爾家究為安宅君功在時民亂弗知既克底靖功為君歸載其肥羜及其旨酒祝君無歸亦戒難老念之謂之易由畀之至於孫子懷允無止南山之華其嫩如英媲於君功民說無疆

勉學齋銘 為江澤民作

飛黃之疾一日千里駑馬弗輟十駕可至聖源於學不以其才或利而勉殊塗同歸人十已千人一已百孰云余愚而聖可作行百里者其半九十十里弗勉不入於室爾祖好修厥有令名勉茲學者聿觀其成

鎦府君墓銘

元至元戊寅八月十六日鄱鎦君歿既塟而天下兵亂不克立碣墓左今海宇晏夷冢子昺始刻銘以昭厥志君諱斗鳳字友梧母李夢鳳翥北斗間而生故名君踈髯偉度倜儻負奇氣嘗攻舉子業屢試不利監郡馬公某舉茂材部使者王公都中賢之復交薦授集慶句容校官既而慨然曰大丈夫坐廟堂佐天子出號令以保乂庶民不然仗節出萬里外氣懾夷狄耳柰何棲棲服章逢鄉井耶遂絕江渡淮遡河濟過齊魯之邦遨遊燕趙間週迴秦漢故都南還吳楚登高酌酒吊古豪傑遺跡發爲謌詩皆磊落魁奇當時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傒斯禮部郎中吳公師道咸交君愛其材雄膽爭言於中書擢應奉翰林文字未上而卒年三十二以卒之年十月十五日塟鄱義城東潘超之源遺詩文若干卷燬於兵父諱環岫字傑夫兩浙塩運提舉大父

安朝宋國子生君家世簪纓光奕史牒宋贈檢討
太尉中書令左僕射封潁川王浩八世祖也君克
繼詩書有志弗獲顯庸惜哉配朱生昺昱燮三男
子昱燮亦夭昺復業儒文聲動縉紳問銘曰猗鳳
鳥昧靈兆壽曷少氣則浩跖而老顏而夭匪天道兮

墓表

葛徵君墓表

君諱聞孫字景先姓葛氏累世皆隱合肥巢湖之
上有少田力耕以為學至君祖嗣武始補太學生
遷桐城縣主簿宋亡遂歸隱淮安忠武王錄宋官龍
泉縣丞辭不受而自放於詩酒以終文天民亦隱
德弗耀君上十九年而孤能自策厲為學天性警
敏日誦數千言輙終身不忘居家孝友待朋友有
信義每旦冠衣詣母束夫人問起居躬眡食飲惟
夫人色所欲即趨為之凡物夫人未食即弗御也
親舊知其然每食親必先以餽君使奉夫人嘗以
貧出為頓文學既而曰此非養志之道也尋不復
仕其後宰相薦君文行可用擢翰林國史院編脩
官復辭不赴召而教授於其家諸生不遠齊楚之
路皆來從之余嘗謁君湖上升堂拜束夫人君待
側鬚髮皓然進几捧觴進退旋辟惟謹為好言溫
藉之母夫人年八十餘耳目聰明泄泄然樂也食

下始出坐館中為諸生談先生之道諸生環列脩整肅若有得焉者間以親故入城中城中人無少長爭候迎謁以不至其家為恥君與人言無賢不肖率依於忠孝其語切至初若不可親及徐玩之乃甚有味久而不厭也里中有鬪訟官府所不能折者君以一言決之其見重於鄉如此以故鄉大夫有大收與大獄多以詢君君亦通練誠懇悶無不言諸大夫陰用之鄉人多蒙其利此余之所知而鄉人未盡知也至正五年母夫人以壽終於家予往吊之君衰絰癯然衆以為君若不勝喪如此是年冬余還京師而君遂以死矣嗚呼聖人之道猶天然而一本於里近精粗本末無一致也而世或鶩於高虛若德合一官行於一鄉者往往薄之以為不足為君平生不事大言高論而行事皆聖賢之實用其用以教人亦必以此雖不肯出仕以盡其所學而其學之可用蓋不待出而後見也其文章平實稱其為人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配滑氏子男一人楨黃岡縣教諭女六人皆適士族君之殁以至正五年九月癸巳葬在十二月癸酉年六十一明年其交余閻表其墓曰昔予登第還里中里中長老言朝廷召君時令肥之學甘露降於松明年又降於栢占者曰國家養老之祥也君

得於人者如此而得於天者又如彼非篤於孝友積誠而不已其能然乎鄉之人士過君墓者式之

張同知墓表

豐之慈利有隱者曰張君積學厲操居州之雍沙鄉雍沙之人稱之以為能孝君喪父持年始十四即養母而能敬生事大小自盡身力一不以屬母而務有以樂其心母素多病君自侍側具湯液食飲行坐臥起必自扶液之而未嘗去左右如此者殆三十年間適市心動亟歸眡母火發帷家人無在者母病臥且驚不能起君冒烟焰褫幃滅之微君母幾不能免母病甚嘗割股肉以療之夜即焚香籲天願以巳年益母壽母歿哀戚甚躬負土為墓不以委僮奴人是以謂之孝也良重信之有爭訟者[redacted]而詣君取直其里之麀鹿泉者鄉人素賴以溉田延祐丙辰夏大旱泉碣衆相與祠其上喪豚敗鼓卒不能出泉乃率以走君曰泉閟禾且稿民不知死所矣泉其或者聽孝子乎君為沐浴而逞再拜為民請泉出如綫衆讙曰泉至矣君乃又再拜泉沛然如初所溉方數十里之地是年獨得歲人益齒然謂君誠孝子也君性介直不阿鄉里敬之有撓曲為欺者見君面輒發赤其事寡姊有恩義經紀其家事如其家凡細行類此多

可書者不書大其孝也君通尚書以授其子兌兌
亦博學有文章元統元年貢于禮部中高等授同
知茶陵州事君以子貴封承事郎英德州同知歿
光顯融享有祿養凡七年以壽終於家白君之沒
兌之治民日有政譽轉尹當塗公廉勤毅以治行
稱徵為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君子曰天與善人孝
者善之紀也故孝者必有子今於君徵之尤信君
諱杏孫字子春以至元己卯十一月二十一日卒
年五十有四以某年某月窆州之懷德鄉永樂村
青山谷張氏世為蜀之安岳人魯祖文震宋吳潛
榜進士官至知江安縣祖圓避亂始遷澧自圓而
下皆世治儒術然無顯者顯乃自君始是可表也
兩伍張氏阡表

張氏本鄜陽人其先世有諱豈者徙家淮南之兩
伍邨子孫繁富皆有美田在湖上無貧者君之祖
子可始為儒教子君父諒裔日誦書不問其家生
業見異書無錢質衣買之故君家在諸張中獨貧
而教子益不怠君諱拱辰字景星少以儒薦為興
化縣教諭崇明州學錄泰州學正雲南栢興府建
康路兩學教授改將仕郎主安豐霍丘縣簿而卒
弟竑字景山亦由天長泰興教諭揚州學正真州
教授以將仕郎滁州判官致仕初張氏雖盛然皆

農家無聞人自君父以耆學著稱鄉校逮君兄弟
登仕版有聞譽故兩伍張氏遂稱江淮間君為人
寬厚不嗜利居貧晏如不以動心竑性剛直好賢
而疾惡此兩人者所操雖異而士大夫與之交者
一愛敬之君兄弟仕時其父已死矣君每與人言
其先世必嗚咽流涕曰吾先人以儒耆望吾兄弟
吾兄弟今皆讀書為儒官雖貧亦何憾哉余往吏
淮南聞君伯仲之名甚習會君之孫天永遂得其
先世之槩如此重為慨息盖淮裕之數易矣宋之
季時其地專用武故民多尚勇力而事格鬬有號
為進士登科第者往往皆武學也混一以來其俗

益降民之賢者始安於農畮其下則紛趨於末以
爭夫魚塩之利其積而至大富者輿馬之華宮廬
之侈封君莫之過也故其俗益薄儒以為不足以
利已朝廷設科以誘之今三十年民亦少出應詔
君父子自拔於衆人之中傾家以為學可不謂之
豪傑之士哉天永自尌嶄然弱冠屬文敦義異時
非能振其宗乎詩書之教能淑人心學之至可以
為聖賢其次不失為善人其緒餘亦可以得祿以
振耀其宗族夫孰知不足以利已者為其家之大
利與君之於鄉可表以厲俗矣君兄弟歿兩伍之
墓隘不能塟乃改卜俔邨塟焉君配陳氏子二人

禎乘源縣教諭孫男三人天序天庸茲娶季氏子一人燮將仕佐郎揚州教授孫男三人長天永次天奇天亨至正六年二月述

策

元統癸酉廷對策　第一甲第二名

臣聞之周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言君天下者凡以仁而已臣嘗思之天地生物而厚於人矣而於生人之中尤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欲其推生物之心以加諸民是仁者人君臨下之大本也臣謹稽天地之理驗之往古則仁之為道夏以之為夏商以之為商周以之為周祖宗以之而成其理可謂至要而亦可謂

至難矣恭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知之姿有寬裕
溫柔之德愛民而好士神武而不殺妥自初潛仁
孝之轂固已播聞於中外今茲誕膺付託龍飛當
天輕徭役薄賦歛罷土木之役恤鰥寡之民而仁
厚之澤果有以大被於天下當天命眷祐之初人
心歸向之日又能不自滿假拳拳以守成之大計
下詢承學之臣顧臣庸愚無所通曉然臣觀陛下
策臣之言反覆乎三代及漢守成之艱難而深輒
乎今日當行之切務自非聖心獨詣深有以考之
於古質之於今灼知上天作君之心與夫祖宗創
業艱難之計者不能為是言也臣伏讀聖策曰古

人有言得天下者為難保天下為尤難臣以為人
之於仁憂患而思勉者易安樂而勿失者難天造
草昧之際英雄角逐之會而世主之心所以不敢
暇逸者鮮不如敵國之在旁嚴父之在上其思所
以康濟小民惠鮮天下者蓋饋屢輟而寢屢興此
其勢之易然者也天下既定方內無事兵革不動
四荒向風天下之臣又日奏祥瑞豐年頌聖德者
轂相聞於朝歌太平者足相躡於道雖以創業之
君尚不免於不終之漸況其後世乎蓋治平則志
易肆崇高則氣易驕志肆則敗度之心滋氣驕則
愛民之意熄如是則豈復念夫先世艱難勤苦為

何如哉甚者至以其祖宗為昔之人無聞知見其
先世勤儉之迹則田舍翁得此亦足矣此亦勢之
有必然者也陛下以保天下為難此臣所以踴躍
忻忻而不自知陛下此言可以承宗廟可以奉六
親可以育群生可以彰洪業臣拜手稽首而為天
下賀願陛下永永無忘此言也臣又讀聖策自自
古持盈守成之君莫盛於三代夏稱啓能敬承繼
禹之道殷稱聖賢之君六七作周稱成康能致刑
措夫以禹之功而惟啓以文武之德而惟成康賢
聖之君衆莫若殷亦不過六七而已其後惟漢
之文景而言文景之治猶不得比之三代善繼承
者何若斯之難也臣以為惟思祖宗得天下之難
者則於保天下也斯無難啓太丁太甲太戊祖乙
盤庚成康文景之君則思祖宗創業之難而保之
者也桀紂幽厲桓靈則反是故伊尹之於太甲則
明言烈祖之成德周公召公之於輔相成王也亦
諄諄於文王之典武王之大烈蓋知其祖宗得天
下之難則必能求其所以得之之道矣知其所以
得天下之道則知所以保天下之道矣夫祖宗得
天下之道即其子孫保天下之道也孟子曰三代
之得天下也以仁此仁者祖宗得天下之道也易
曰何以守位曰仁此仁者子孫保天下之道也夫

仁之難成亦已久矣持盈守成之君若是之難得
者宜哉臣又讀聖策曰我祖宗積德累世至於太
祖皇帝肇啓土宇建帝號又七十餘年世祖皇帝
始一天下以致至元之治厥惟艱哉顧予冲人賴
天地祖宗之靈紹膺嫡統繼承之重實在朕躬夙
夜兢兢未獲其道臣以為陛下此言可謂深知祖
宗創業之艱難者也當其巡天西下又詔定西夏
懷高昌北取遼金南取趙宋其經營開創之事有
不待賤臣之言而後知若夫祖宗所以得天下之
本則陛下之所當知也臣嘗妄論之我國家之得
天下與三代同自太祖皇帝起朔漠而膺帝圖世
祖皇帝揮天戈以一海內不恃強大而其仁義之
師自足以服暴亂不用智力而其寬大之德自足
以結人心至於渡江臨鄂與建元之詔觀之則我
國家得天下之本一出於仁而已矣故以曹彬之事命
帥臣而革命之日市肆有不閉以大易之元建國
號而中統之紹天下所歸心太祖既以七十餘年
而平一之世祖皇帝又以四十餘載而生聚之德
在民心功在史策以聖繼聖傳至陛下吾祖宗所
以得天下之道是即陛下保天下之道也然曰未
云獲者是即文王望道未見之心也臣何以多言
為臣又讀聖策曰子大夫通今學古其來啓之所

以敬承六七君之所以稱賢聖成康之所以致刑措其道安在文景之所以持盈守成孰先孰後本孰末何今日之所以不及三代其故何繇及以致刑措稱賢聖繼祖宗之盛悉心以對毋有所隱臣以為三代及漢之君其見稱於當世者雖有不同然不過守其先世之仁而已矣而今日陛下之所以持盈守成之道又何以他求也哉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而成允成功者禹之仁啓之所以敬承者此也啓網祝征仇餉者湯之仁太甲以之處仁遷義太戊以之治民祇懼武丁以之嘉靖殷邦祖甲以之保惠庶民盤庚以之鞠人謀人之保居此所以稱聖賢也以文王之仁則無凍餒之老以言武王之仁則行大義而平暴亂成王特制禮樂以文之而已耳康王特奉恤厥若而已耳其所以教化行刑罰措仁於之淡於民故也漢家制度視三代雖有愧然高帝之寬仁愛人實滅秦誅項之本原文帝之務在養民景帝之遵用成業實卓然為漢賢君其不及於三代者無太甲仁義之功無成王緝熙之學故耳以今日之道而言臣則以為守成之本仁也所當先務者仁也至曰功曰利曰甲兵錢穀曰簿書期會曰禁令條教皆末而當後者也然就仁之中而其本末先後亦不容以無序

也有先王之仁心有先王之仁政孔子之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此以心言也孟子告齊梁之君所謂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與夫學校庠序之類此以政言也有是心無是政則其心終不能有洽於天下有是政無是心則其政亦不能以自行必有內外本末交相通貫是即堯舜之道也陛下有顏淵明睿之姿可以致修身之功有堯舜君師之位可以推愛民之澤不宜狃於近功安於卑下而不以聖賢自期也臣願陛下萬機之暇取孔孟之言而深究之體之於身揆之於事求其何者為欲何者為理知其為欲而必克之知其為理而必復之明以察其幾勇以致其決日日而克之事事而復之則自心正身修而仁不可勝用矣或於聽朝之時或於進講之際數召大臣延問故老深加咨訪某事為先王之仁政而未盡行某事為今日之弊端而未盡革某害未去某利未興某賢未用某物失所敏以求之信以達之時省而速行之委任責成而程督之使天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而無有一物之不遂其生則民物安阜而人莫能禦矣異時陛下五刑不試如周成康聖賢之作如商諸王夫然後可以荅上天玉成陛下之心生民蘄望陛下之意先帝茲皇付託陛下之深計

而我國家時萬時億之統可以傳之永世而無疆矣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古人有言曰愛民者必有天報陛下誠如臣之所期則申命之休將如日之昇如月之恒矣伏愿陛下少開天日之光得賜鑒察則臣不勝大幸祇胥大威臨書不勝戰慄之至

書

上賀丞相書

闕以徼才叨蒙柬拔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居大有為之位此誠千載一遇之會切欲奔走左右以効微勞以報知遇之萬一時事親日短烏鳥情切急急謀歸而閣下眷顧之恩筆舌莫既南至金華不勝依戀因念下之報上不限遠邇苟有尺寸之功即事左右之道撫閭彫瘵屏除姦貪所按郡縣粗見條理特以上無知已即隆謗議老親衰病旋棄諸孤煢煢廬次又遭俶擾墨衰從役辛苦萬狀嘗切痛恨以為當賢者擯棄之時乃有天步艱難之事仰天號痛壁猶中流遇風波無所維楫私心自分惟有與城俱斃而已仰荷天休偶全性命且聞閣下為時一出董師淮南其喜何可云喻也瞻望前塗為日已久比聞旌節已渡大河限於守城不能親詣轅門以聽約束今遣縣尹陳秉德迎

迓馬首事上常禮僭易塵瀆伏計不拒部內地圖就用呈上盜賊之勢可見大端小邑城郭不完方議脩築去年飢饉不能進兵今冬欲調各縣義兵掃除餘孽二者非有錢粮不能成功倘朝廷饋餉有餘乞撥粮數萬石鈔五七萬定或者犬馬之力少得展布部內之地可以澄清外有區區之請世祖之取江南或日中未食或中夜以興艱難混一非偶然而致也國家經費太半仰之非砂磧不毛郡縣之所比也今日不幸半淪於盜切計以為江南不定中原殆難獨守中原不守則朝廷不能獨安朝廷不安則宰相不能獨富貴伏愿廣忠集忠勉圖大業以作穆穆迓衡而用兵之道所以驅人赴湯蹈火無賞無罰決難集事仰瞻光範多所欲言粗陳其大者如此因布區區伏望垂鑒

上賀丞相書

前聞六纛已至廣陵遣縣尹陳秉德迎迓想徹崇嚴比日朔氣應祥雪瑞屢至伏計天聲所振遠邇畏懷神介動履多福下情良慰小邑借庇粗守今歲賊人三次見攻皆已克捷但所部縣分民寨多為殘破止存懷寧潛山兩縣百姓賊勢燄燄將及於此城中軍壯四千精銳者不滿千人僅能城守不敢抽撤若此二縣民寨不守孤城亦危孤城倘危

則淮西之地盡為盜有長江之險誰與控制古人
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擊批亢擣
虛形格勢禁即自為解今南方之賊以斬黃為之
首往時朝廷太不花平章童子海牙中丞攻其東賊勢
西卜顏帖木兒平章攻其北卜顏不花平章亦還河南往
大窘將就擒滅忽調卜顏不花軍入安豐童子海
牙軍入格溪救廬州而太不花軍駐劄蘭溪以致盜勢復
夏止存卜顏帖木兒孤軍而已聞風皆潰豈天未欲平治
振武昌隨沿江諸城聞風皆潰豈天未欲平治
天下亦由人謀不臧以至此耳今聞河南之兵已
至黃州以孤軍而討群盜恐未易定妄意以為卜

顏帖木兒童子海牙二枝軍馬先係斬黃收捕軍
數正在大人勘制之內今二軍收捕江東為
尋常斬黃乃心腹之疾一軍之中得抽勇銳者如
王達中萬戶胡伯顏同知使之由望江登岸勦捕
而西餘軍留駐江東如此則不惟可以救援安慶
斬黃勢分似亦易破南賊自平所謂一舉而兩得
者也若二軍或不用抽撥麾下兵多切望垂念淮
西之地止有此城急調精銳三五千人量與錢糧
賞犒與本路兵一同勦捕望江宿松之盜亦策之
善也自淮窘迫不敢僭易干瀆伏冀垂察

再上賀丞相書

前聞斧鉞出鎮淮南兩遣屬吏詣謁前茅皆至廣
陵道阻而還近承台劄伏審六纛已至耿山降附
踵至室家相慶以為有穆穆迓衡之望其為欣慰
何可云喻茲遣懷寧縣達魯花赤亦速甫賫狀前
詣轅門呈報無有管見上塵台聽切以為淮南之
敵今有兩枝一枝在濠一枝在蘄擒必先擒其首
餘當自定今廬州安豐別無官軍似難下手惟蘄
黃乃有可攻之機近日潛山縣報蘄黃偽官吳右
丞投降大軍攻破沿江諸寨昨日郡人自賊中逃
來云白水包家窩義丁攻蘄水甚急白水諸寨萬
戶陳漢所部也西兵既進如東首得一軍乘機併

進寇必難支所索王建中胡伯顏等正係節制之
內軍馬今宣城已降姑孰猶疥癬即日又有阿魯
灰平章收捕之軍得一鈞帖調來共攻望江宿松
蘄黃之寇東西受敵決然可定蘄黃既定可以合
兵東定廬州安豐更得一重臣監軍多與錢粮建
中伯顏等許以優加名爵則無不盡力淮南有可
平之望萬若或無人可委江西省完者帖木郎中
亦可統率謬計如此不知尊意以為何如此外人
有私請守城之急錢粮功賞二者而已自兵起之
初大郡皆破安慶以蕞爾孤城如寸草以當疾風
賴國洪休上下血戰至於今日某誠不佞斯亦人

所難能也今倉廩匱乏錢粮不充所上戰功又以
朝廷隔遠不得准報今幸閣下照臨其地若麾下
錢粮有餘曲為接濟城治可安所舉有功皆出衆
論不敢置纖毫私意於其間早與准除庶易以使
人也無以菲儀詭用麾瀆此部吏事大府之常切
望不拒

再上賀丞相書

春末聞九重加惠淮土特起大臣出鎮雄藩罷民
俱慶如旱得雨嘗遣壞寧縣達魯花赤奉徽禮祇
迓適聞復有台衡之命此雖一方輕矢佑恃當此
多艱而得元老大賢幹旋元化天下之難其可濟
平其愛知公門為日已久軍中之事不能悉陳粗
言其略以復上執事皆知格亦易定特以委任失
宜賞罰不當以致餘孽復張江褒大振所謂委任
失宜者夫將之用兵自有其才譬秋之於奕非學
可至如近宋科目有文有武兼是二者一代幾人
而北日將兵惟用大臣或用謫官夫戰陳之難如
赴湯蹈火市井貧賤未得富貴者或肯捐身為之
大臣富貴已極夫復何望又謫官者心志俱喪豈
能有為覆軍殺將皆由於此用人不効甚至用賊
用賊之弊尤為難言一則使天下豪傑有以窺朝
廷之無人二則功多賞濫者皆起作賊之志將恐

一賊未滅一賊復起目前之事未見快意將來噬
臍有不可悔者矣如安慶小邑世襲官軍善戰者
少而善戰之士多田野市井之子故其於此事不
盡則世襲軍官而多用田野市井之子往往得其
死力克捷俱多朝廷選將不限有官無官惟擇能
者用之而以蕭公大臣臨之以行賞罰則將得其
人矣所謂賞罰不當者比見軍將勇怯在上有若
不知而上之賞罰與外議絕不相似頗聞慶刑之
典多出愛憎或在左右便嬖為之營幹以近軍所賞
聞見者而言如蘭溪之功卜顏帖木兒平章為最
鑾子海牙中丞特因之成事者耳而朝廷頒賞中
丞居上平章次之中丞部內得官者數百人而平
章不過五六人此猶不過有高下之爭耳如廬州
開義兵三品衙門兩使者悉以富商大賈為之有
一巨商五兄弟受宣者此豈嘗有寸箭之功而有
功者皆不受賞故寇至之日得賞者皆以城降而
未嘗者皆去為賊夫用兵之道紀律為先故街亭
之戰武侯不得不誅馬謖智高未破狄青不得不
誅陳曙比觀諸將畧無忌憚擁兵不戰誰與相督
寇至棄城無復問罪不惟不罰甚又賞之遷官增
秩之功無異故賊之攻城如燎毛兵之拓地如拔
山其之守此智勇俱乏特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奉以至公罔敢阿比是以列郡多陋小邑獨存朝
廷苟於諸部悉以燕公大臣監之信賞而必罰天
下亦不難定矣夫江南不定則中原不能獨守中
原不守則朝廷不能獨安朝廷不安則宰相不能
獨富貴此膚淺易見之說豈足為明智而言計亦
大賢之所不厭聞也夫某之不肖豈定亂之才特
北邦之民天性忠義故易與為守而難與為亂然
亦戰守五年大小咸弊適日江南郡縣皆破北邦
獨完如洪爐片雪大可漂漂者也謹遣奏差丁正
前詣台階白事諸所請求具於別幅伏望鈞慈曲
為准報豈特門下之士賴之孤城得安江淮有可
定之日亦國家之利也謹奉狀上陳以聞伏冀照
察

與中書參政咸誼叔書

別後凡三奉書而使者久皆不還伏計道梗不能
上達閤下位望日隆召貴荷日難持切為之懸心比
聞賀公復相迺大可慶然聞尚在軍中不知置左
右者何人相知曾見任否江淮賊勢本不難定特
以考察不明刑罰失當諸將玩惕遂致難圖區區
小邑雖曰上下一心幸爾完固大類紅爐片雪實
為可憂耳今長江萬里止存此城如大病之人命
脉未絕猶有復生之理失今之救則首尾衡決江

南大難定也茲遣奏差丁正等前赴左右白事諸所請求惟閣下是賴倘蒙朝廷俱賜准報不惟此邦之幸未破城邑孰不以安慶自勉國家亦有利也縷縷之言具別幅上陳不善為斷使還賜教以匡不及不勝幸荷不具

與月可察爾平童書

自旌麾致討高沙兩嘗奉狀候問起居皆以道梗不能得達比聞兵威振揚賊勢消屻驛置頗通謹遣人長泰宗德千戶也先帖木爾持微礼謁轅門獻歲發春伏惟履茲新正即清氛浸天下蒼生均蒙福祉

與國子助教程以文書

近叔良過舒始聞動履之悉所寄高詠尤慰下懷乾坤卦說問商主簿言已付貢公想惟所戲藏此真玩齋矣多事以來不特僕輩受此荼苦聞館閣文臣亦有差使之勞此際當得優游矣子美近有書言鄉人多相思者欲取公還山中斯文無人得且任為好紀千戶輩如京師軍中諸事左轄公話次得資助一言早賜准報為荷僕至軍時賊勢方熾然心安去歲又有讀書之樂今年賊浸平惡況百出每俗事不如意歸思浩然近又有同知之除似未即得歸矣柰何自牧聞除禮部向有一

書見寄手病不能裁答彥中惜未嘗一見歆羨歆羨並煩致意何時聚晤話此苦辛未見自愛不既

與曾舜功書

別後屢得書及紙墨之惠良仞契誼江西德星所聚年穀屢登深為可喜徐鄒之寇僕久與之比隣無長不足畏況於已衰而逃者也下眡此間窘迫則公等皆天上人也徐朝升糴粮江右百望維持得滿載早歸為好有便時時惠教雖相遠即同見也餘惟自重不具叔良佳否煩道致意手病不能多書

與危太朴內翰書

史館兩得從淤豈勝榮幸區區南行乂辱盛餞尤其感刻也鄉暑伏想文苑優游雅候動履多福良慰良慰友人趙子章北上觀光謹此附謝子章有學而能詩佳士也得公眄睞當價增十倍矣仲舉志道以聲景先中夫希先鳴謙諸先生處不及別狀望致下忱為感餘惟自重不具

與劉彥昺書

闕記事奉復彥昺茂異文契足下李宗泰來辱四月中教墨且審舟楫善達無虞深慰所想無承葛布銅香模璧魯紙諸貺感佩感佩所聞京兆公還朝蘄黃官軍捷音可喜區區孤城無援粮乏兵虛

顧望者皇天悔禍耳先大夫墓銘率爾呈醜軍務
輳輻殊無清況幸刪削之

雜著

題宋顧主簿論朋黨書後

先王之時上與下同患故國家之政夫人而得言之召康公所謂士獻詩史獻典瞽獻書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親戚補察故凡事之得失政之利害國之治亂上無不有以全知而慎修之而至於無敗蓋天下之勢如操舟舵師失利豈特卓夫之患哉而凡同舟之人患也故有憂天下之心者無不有以盡其言不盡其言者是不憂天下者也有憂天下之心者由有以知其得失利害治亂之

故不憂天下者是不知所以得失利害治亂之故
者也夫天下之大患在於人之不得言而得言者
不以言與雖言之而不用其情甚者至以為俗雖
有憂天下之心之人而不知天下得失利害治亂之
故者亦不敢言而國遂以亂亡如秦季世蓋可監
已而世主終不以為戒何哉三代而下若宋之一
代人心世道猶有近古內而宰執侍從臺諫有奏
疏卿監以下不得日奉朝請則有論對朝臣上殿
則有奏劄皆與天子酬酢於殿陛之間如家人父
子之相與外而監司郡守凡所職事皆得以疏聞
天子親御筆劄以報之日有書至萬言者若事大
體重言者不以言則大學京學諸生與凡常布之
上皆得詣闕上書言之至其晚年權臣執命士益
探昌護冒刃鋸而論事不可壅遏其下與上同患
如此故能外捍強國內脩民事傳緒三百餘年而
後亡雖先王之世人心之徵亦何以過此也予昔
與圭齋諸先輩脩宋史嘗愛德祐時有簫規者前
論丁大全黥面貶嶺南既赦還又與京學生葉李
論賈似道又再貶似道罷陳宜中當國得詔還學
猶伏闕論事奇氣犖犖如平時宋亡我世祖皇帝
追大臣物色當時言者得葉李用以為執政而規
獨不見蓋當時率諸生論賈者規也李特因以成

事者耳惟李應時掩以為名而覘遂不見知於世歟於是時覘已老死或伏潟而不出耶予屢欲傳其人於史以不能詳而止至今惜之永嘉碩仲明謁選來京師示余以令大宗伯達公所書其先世主簿君與蕭侍郎論朋黨書言論慷慨而激烈時秦檜柄國方以威權鈐制天下士大夫懼其禍者甚衆而君言若此此予之所素歎以為人心世道之幾者故為之書達公昔予局之監也其為之書亦必重歎於斯為

題孟天啼擬古文後

秦燔燒詩書百家之言漢興稍掇拾之諸子後出然頗襍以依倣之說如國策諸篇多翦徹之流所撰甚至竊取他書以足之如先秦者豈盡短長之舊哉孟君天啼摹模倣先秦文章多能似之其讀國策當能辯之知予言為不妄也

跋揭侍講遺墨後

豫章揭先生好稱奬後學人有尺善即誇道之不去口況於通家之好於故人之子有可誇道者耶故世稱先生為忠厚先生而子沁亦克對立世其文行此忠厚之報書曰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信哉彼娟疾者聞先生之風亦可媿矣

題涂穎詩集後

涂君叔良來京師與余同寢處凡兩載羹藜飯糗之餘相與論古今人詩皆有造詣尤長於五言其精麗有謝宣城步驟平淡閒適不減孟浩然叔良年甚少將來何可量耶余嘗論學詩如鍊丹砂非有仙風道骨者不能有所成也叔良殆有仙風道骨者耶旦晚余將有越中之行與叔良同處不知又在何日臨別殊難為情獨此尤不欲舍吾叔良也叔良勉旃他日聞大江之南有謝宣城者必吾叔良也此亦足以名世豈待區區外物哉

御書贊

今上皇帝潛邸廣西時書方谷字賜臣毛遇順謹贊曰皇德淵靚泊如大虛海上浴日惟書為娛穆穆玄雲垂若脂素神馬登河鷟鸞游霧臣順霑賜今益造玄雲漢在上胡不寶焉

潛嶽禱雨文

具官余闕謹告於南嶽潛山之神曰凡列於天地之間者吏食君祿以治其爭訟神享君祀以禦其灾患無非事者也自盜之興同安之民農失其耕工失其業商失其資吾吏日夜孜孜以圖利之安集之以思報君食然自去歲以來田苗屢旱雨澤不時百姓饑死此則非吏之所能為而神之責也

夫所謂神者以其聰明正直而能福善禍淫者也
昔者凶盜燔爾官廟竭爾粢盛而吾民紓忠迪義
以殄滅之而神乃禍民而弗禍盜所謂福善禍淫
者安在吏或不職以干天和神乃降災於民而弗
降災於吏所謂聰明正直者安在夫群神雖舉各
有攸職能興雲致雨者惟山川之神耳爾神受命
作嶽司命之寄在東北西三神之上又吾同安封
內之神也水旱之責不於汝而奚歸今白露將近
雖雨無及茲與神期三日大雨田禾熟成將率吾
民脩爾宮廟奉爾粢祀不然將與民圖變置汝其
無悔

勉勵葉縣尹手批 名伯顏

告青田縣尹葉承事聖天子憂憫黎元而承宣者
不能道揚德意交以厲民君茲邑之初即有政平
訟理之譽若漢黃霸魯恭皆可師法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君尚宜益脩美政以追配於前入固
不俻歟公堂酒二尊專人奉勞

四海祝文

維兌為澤黃位宅西翕輸陰彙蕩泊金天我有駿
命肇域茲筮祀事惟常於皇無替

后土祝文

媼靈旁魄合德於天含食於汾睢為古方澤有嚴母

事殷薦齋明蘄我亟生永沐光化

西嶽祝文

節彼靈嶽荒於華陽二儀鍾秀三條分方興雨祈祈嘉祉耿耿以報以霾神休惟永

河瀆祝文

水伯之德稱自前古肆予寧神罔有弗至粹廟伊嘉況載薦營閔茲廩人以翕暴横

江瀆祝文

水德之靈神寔位長鴻紀六州澤施二壤秔稌允殖飛潛資養我報以祀神哉昭享

中鎮祝文

岩岩大嶽為望於冀宣德禀神作鎮中土唯中是建四方之極神祐我民列嶽所眡

西鎮祝文

天作高山典司雲雨作福於下秩配君公有嚴崇鎮奠我岐下惠於西土民人所薦

湖廣省正旦賀表

二儀啓曆申逢首祚之期四海登圖誕際朝元之會普天均慶庶物皆春中賀運撫休嘉功深對育與民同始須觧綱之寛條属吏在延布畫衣之新憲光輝縟典益固皇基臣等猥以凡庸叨陪亮采身江湖而心魏闕遥陳晋錫之詞内君子而外小

人頌介泰來之祉

正旦賀箋

伏以青陽煥景正陳元會之儀彤史表年申告履端之慶和薰率土喜洽岩宸合德無疆徽音有腹六宮進御人涵樛木之恩九廟烝嘗時謹采蘩之事茂臨蒼律益介鴻禧臣等遠任旬宣阻趨朝覲椒盤獻頌仰瞻玄武文先桂殿迎春早應高禖之瑞

聖節賀表

伏以華渚效祥光臨首夏大廷行慶忻對上儀凡四表之尊親同一心而舞蹈　功超振古仁洽含生竭智附賢特秉銓衡之選軽徭薄賦屢頒綸綍之恩德與氣序將壽宜川至臣等旬宣江漢之望逢萊承露絲囊遥獻無疆之頌齊天寶命願符有道之長

書合魯易之作頴川老翁謌後

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饑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朝廷嘗議蠲免爵以振之江淮富民應令者甚衆亢得錠十餘萬錠粟稱是會官不稔賑事遂已然民惧此大困田萊盡荒蒿藜沒人狐兎之跡滿道時予為御史行河南北請以富民所入錢粟貸民具牛種以耕豐年則收其本不報覽易之詩追憶往

事爲之測然

濟川字說

濟川者慰寧張子瑞之號也子瑞世以活人爲功閩於時其鄉於衛生若川險者咸以舟楫濟之乙未春避地來歸袖卷求予字并說予方欲濟時艱得其人亦可尚已而言曰濟川者司命之謂也惟命弗懼於險弗嬰於疾畀終其天者爲正嬰於疾懼於險迺戕其生爲夭夭也者靡有司之者也嗚呼惟天生民有欲汲汲於名孜孜於利蛟龍黿鼉之潤風濤險濟之所阻車馬限往來罔知禍厲者唯病大涉情蕩於中氣戾於外膏肓蠱瘵之府疲癃殘疾之基賊脉理戕壽齡罔重攝養者唯病夫身此醫藥之利於人猶舟楫之利於天下二者固相若已鉏然匡國燮陰陽以利天下其道其術亦不外於是說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此子瑞之志也此其所以爲號也此濟川字之說也

贊晦

父前子後大帶長裾人仰其名家誦其書盛哉若人是謂用譽

題永明智覺禪師心訣後

永明壽禪師平生著述甚多唯心訣者其猶般若之心經也孫城祐上人頃作觀心堂於廣福寺及

見西菴遂公朗教臺得是編即以衣資刻之甫畢工屬余歸自范陽請題其後心者萬化之原也迷則愚悟則聖存則治亡則亂易所謂差之毫厘繆以千里者正指是言也是編於心之細無不燭體用無不該三藏十二部精要之言無不在是先民言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返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此又求明著書立言之心也元統甲戌五月謹題

題黃氏貞節集

皇元至正十二年余闕奉旨出守安慶時邊警事嚴日尋干戈憫憫無須臾得攄懷思越六年丁酉撫金谿吳級以書抵轅門請題其母黃氏貞節集併錄其所譔祭夫文及訓子詩三十韻讀之辭義嚴正風節凜凜令人增氣槩所恨行伍中筆硯廢置久安得從容諸先輩翰墨之後思發其幽潛乎然闕也方以忠君為務而級也拳拳以孝母為念殽相應而氣相求是可無一言以慰人子顯親之心耶及觀黃氏年十九嬪於吳曾未幾而夫死涕泣誓不更嫁破衣弊屣身操井臼賣簪珥以襄舅姑之喪自訓二子以學夜分乃寐男長以室女長以家閨門肅雍動止無纖毫愧悚淑德著於鄉閭令名達於朝省足以表儀於當世矣若古之衛共

姜帥大家班班經史者不是過也其同郡翰林吳公奎章虞公皆有叙述同里危素叙其詩曰世之人不能天其天而有愧於黃氏者多矣嗚呼我國家以仁義肇基朔土乾端坤倪靡不臣服列聖相承風教宏遠宜可以登三邁五超越乎漢唐矣胡何自兵興以來州縣披靡能卓然以正道自立者僅不一二見其餘壹隆恐後不帝大豕昂昂夫真無女婦之識良不悲哉且天下有可為之機而無敢為之士民情有向善之意而無激善之才遂使淳良化為鳥焉惡心骨肉轉為仇讐叛潰奔離益相戕賊聞黃氏操行如此彼獨何心朝廷百年休養之恩寧不辜矣此予讀黃氏詩文益有感為宜夫德人鉅卿咏贊不已盛朝所以旌其門閭復其家昭名於史冊者豈偶然哉予又聞黃氏之子級以一介貧賤舊不顧身集鄉丁禦強暴里閭得全非其毋訓之素能若是耶是皆可書淮南行省參政西夏余闕識

染習寓語為蘇友作

人若近賢良喻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若近邪友喻如一枝柳以柳穿魚鱉因臭而得臭

結交警語

君子相親如蘭將春無夭色之嫵目有清香之襲
人小人相親如蒺將春有夭色之嫵目無幽香之
襲人

附錄

送余廷心赴大學　維揚程廷珪前壬申年作

蘆葉蕭蕭江上秋吳船三日住揚州靛花深染
青綾被雲葉新裁紫綺裘官驛馬嘶風滿酘別
筵人散月當樓明年征鴈將書去人在蓬瀛第
幾洲

青陽山房記

青陽山房在今廬州東南六十里巢湖之上因
山以為名武威余公讀書之處也余公之未弟
也躬耕山中以養其親即田舍置經史百家之
書繹味則却坐而讀之以求古聖賢之學是時
未有青陽山房之名也及其出而仕也不忘其
初乃闢其屋之隘陋而加葺焉益儲書其中與
休官需次之暇以與里中子弟朋友講學于此
於是始有青陽山房之名然而未有記也文客
京師謁公于翰林屢以記囙辭不獲退而思之余
陽山房之事而屬
公世家武威而居淮西武威之俗以馳馬試劍
為雄淮西在宋時為極邊其民操干戈持弓矢

習戰閒賴國家承平偃武脩文未百年間余公
以儒自奮文章政事燁然為時所宗而名聲遂
流聞於天下是雖風俗與時移易而余公以挾
苹之資出羣之材超世之志有不可誣者矣向
使余公習其故常當國家偃武脩文之餘風俗
與化移易之後不知學問其天資才智自足以
取富貴不過富貴之人將以號於天下曰儒者
則未也所貴於儒者以其能學先王之道也故
雖窮為匹夫其言其行猶足以化民而成俗
風餘韻亦足以起人仰慕於無窮而況於有位
者乎夫青陽山房以余公而得名不然一田舍

耳故地不自勝因人而勝人不自賢以學而賢
甚矣人之不可以不學也余公之有是山房也
非以自私也欲使學者讀書於此也里之子弟
被余公之教皆曰青陽山房多書吾其游為讀
書而有成郡邑之人慕余公之義又將曰青陽
山房多書學之者衆吾其游為讀書而有成凶
方之士聞余公之風莫不曰青陽山房多書學
之者皆有成吾其游焉後來繼今聞風而興起
者又若是將見賢才濟〻出為邦家之光青陽
山房傳之不朽矣豈不盛哉此記所為作也若
夫湖山之勝深者涵雲天高者薄霄漢蛟龍之

所蟠虎豹之所蹲怒而為風喜而為雨彀色動
植之物陰晴明晦之變古人之所爭今人之所
賞遺墟奥壤可喜可愽則又青陽山房之奇觀
也當有名公顯人妙能文辭者游而賦之記不
備錄余公名闕字廷心至順癸酉進士及第初
命泗州同知擢翰林應奉遷刑部主事復入翰
林為脩撰拜監察御史轉禮部員外郎出為湖
廣行省郎中徵入集賢為經歷尋改翰林侍制
今為浙東廉訪僉事云新安程文記

青陽先生文集卷六　終

青陽先生文集附錄序

青陽先生文集若干卷武威余忠宣公所著也其
前集若干卷已繡梓行於世續集若干卷又若干卷及士大
夫忻慕公高風大節播之文辭者又若干卷則維
揚張仲剴氏採諸四方而裒集成編者也所散逸
者猶多仲剴尚訪求之次第附為其用心亦勤矣
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之德追配於
古人公之功有補於當時文章雖公餘事然斥言
隻字必求前世作者之精英而議論權衡多過人
者使公生前盛日則斯文自可垂示於後柰何值
勝國板蕩以孤軍當日滋之敵竟仗節就死功德

之卓異夫誰可及也余讀公與執政書慨然憂國家之顛危惻然憫生民之困悴凡攻取平定之計設施措置之方如指諸掌當時皆苟且偷安鑒循焚烈火於積薪而卧其上雖言之剴切痛苦曾莫之恤公死節之志已決於此矣夫公雖視死如歸彼其國步當何如哉余竊謂國家不幸而有忠臣士君子不幸而為忠臣夫明良相逢都俞吁咈之剔於大庭不待捐軀殞命以為賢也張巡顏杲卿王彦章諸君子豈不願為穆契哉不幸臨其時而取義為耳公蓋其儔也使夫居宰輔守民社握兵符者皆能如公之志則國家安有危亡之患哉

聖朝以忠義勵天下公之祀已載於彝典名已傳於信史雖其死不為幸而其慷慨英烈之氣凜凜雲而貫皎日者與天地同不朽也仲劉以全集示余徵言余奚容喙辭不獲乃述其槩如右仲劉名毅以孝行稱士林是集之編可見其知所慕云青城山人王汝玉序

余忠宣公死無後君子悲之遺文固所欲見然不可多得郡官能輯刻傳布可謂有功於名教矣然繫群賢諸作始敵其半似於公無所增損況方來為公作者無窮別自為集可也嗚呼安得世之任方隅者皆斯人乎莆田彭韶謹識

言以人而傳是集之行重其人也安慶板又燬走
承之四載求舊本重梓弗獲歲己卯強藩兵變奉
爾保城勝敵神昭靈貺居多亞司徒李梧山公撫
臨謁謝命走葺宇撥役務得此本梓之忠義正氣
謂之曠世而相感者非耶宣守胡君汝登見而輒
加讎言校梓行其體公之心而急所先務者矣正德
庚辰夏四月望日海岱張文錦謹跋

農民陳一策寫

中華古籍保護